

随 笔

## 贺兰山的日与夜

□田丰芳(宁夏银川)

你见过盛夏凌晨五点的贺兰山吗？贺兰山在我的窗框里醒来。醒来的时候，它被灰蓝色的烟霞笼罩，更远的地方像水墨画，浅浅几笔，抹出山的边缘，而朝霞已经在山的上空显出鲤鱼尾的轻俏红色。

晴朗的夏日里，你注意过上午十点的贺兰山吗？群青色的天空下，成片成片的绿树，高低错落的房屋，一些红色的、橙色的屋顶。这时候贺兰山退隐成起伏淡青色的影子，像个慈父，甘心做这个城市最好的衬布，衬出这个时刻的城市，格外清晰鲜亮和明媚，衬得万物容光焕发宛如新生。

晚上八点，暮色渐至，城市的鲜丽渐渐黯淡，贺兰山的轮廓越来越清晰。青蓝色由深到浅一层一层向山脚处晕染，真有种“暮霭沉沉楚天阔”的味道。太阳沉入山后，绯红色的余晖将贺兰山的边缘勾勒得越发清晰，每一个起伏转折，每一个山尖，每一处凹陷，都坦坦荡荡大大方方地呈现在眼前。在越来越深的暮色中，贺兰山让人感觉格外踏实、有分量，一种安全感油然而生。

夜已深，城市灯光闪耀如璀璨群星，贺兰山墩墩实实在在地暗下去，暗成一道屏障，抱万家灯火于怀中。无论是怀远夜市的喧嚣，还是老巷子里的安静，无一不被他所包容。这个城市放心地依靠着它，岁月的河流静悄悄地在它身边流淌，人世间的日日夜夜、悲欢离合它一一见证。

每个黎明，有多少人在它的注视下醒来，在车流滚滚中瞥见它的身影；每个黄昏，又有多少人看着夕阳中的贺兰山倦鸟归巢呢。黄昏时的

贺兰山，云和夕阳之美，难以言说。我曾在一大片晚霞中看到一小片青色的云，像一个骑马的人，谁人策马云中过？在览山看日落时，若没有贺兰山和山上的云，日落也会逊色几分；在阅海观湖时，若没有贺兰山，湖光山色只剩下单调的湖。我羡慕那些夜晚爬上贺兰山的人，在黑夜中触摸山的肌理，我羡慕那些在凌晨登上顶峰的人，看红日跳出地平线，侧耳倾听山的呼吸。我羡慕深入贺兰山腹地的人，看见奇花异草，看见奔跑警惕的动物。可是，依旧还是很满足，每天，都可以看到贺兰山，它是我窗框里永久的风景画。风来的时候，它给挡着，云起的时候，它给托着，下雨的时候，它就隐身了，让我更安静地听雨的声音。

而且，我总觉得，从我窗户看过去的方向，就是父亲在的地方。他长

眠在那里，已经三十八年了。三十八年的日与夜，父亲与山为伴，朝见日出夜听风声，日日夜夜守望着他的家乡。每年扫墓，我站在山上，总要环顾四望。山也在变啊，沧海桑田的每一个瞬间都在它身上留下痕迹。往年的陡坡今年已平，洪水在曾经平坦的山道上冲刷出深浅不一的沟壑。山总是沉默的，或者是身边的世界已经太喧嚣了，它用沉默守护着在它怀中沉睡的灵魂。阿来的《云中记》中阿巴说，让道路笔直，让灵魂清静。贺兰山是懂这些的，可是山上的风真大啊，吹得人眼睛疼，要流泪。

站在窗前，喝一杯水，看晴空万里，山色青黛。贺兰山在午后四点的日光里，蒸发着微波般的暑气。山上的白云飘浮着，不断变幻着形状。白云苍狗，人生如是。



望贺兰。李振文 摄

诗 语

## 夏风的低吟

(外一首)

□李世江(宁夏固原)

七月流火，麦浪金黄  
麦穗像我身怀六甲的母亲  
粗粗的腰身，正孕育  
一生的幸福，以及  
在夏风吹拂下的浅唱

有麻雀在麦穗上欢快地跳跃  
叽叽喳喳，或叨粒或吃虫  
闲置一年的镰刀被父亲  
磨了又磨，而它面临  
退出大显身手的舞台  
收割机正显示威风  
大口吐出  
金子一样的麦粒

## 家园

青青菜畦，葵花金黄  
树木花草，几只鸡鸭  
河水汨汨，蛙声不断  
有人吟诗，有人放歌  
……

陶渊明笔下的生活  
不是梦，就在身边

等一场清凉  
赴一程丰盈

□温思瑶(宁夏银川)

暑气难缠  
久在涔涔热汗中盼缕缕清凉  
立秋至  
歇停轮替的风吹带来凉意  
属于秋的风韵  
纷至沓来

云有了故事  
风有了温度  
太阳也给大家  
一个平视它的机会  
变得格外温柔可触  
这样一个  
适合向内探寻美好事物的季节  
是缩衣泡热茶的闲适  
是漫步落叶上的清幽  
是凉夜中沉浸的品读

暑气将止  
让我们褪去浮躁  
同大地共享  
那藏于沉静与收获的力量  
拾级而上  
与更丰盈的自己相遇

广 记

## 过日子

□李瑞宏(宁夏银川)

做人，过日子，就免不了柴米油盐、鸡零狗碎地计算。

计算多了，就会特别怀念“钱财如粪土”的时光。有时和自家孩子“相爱相杀”的时候，会忍不住启动忆苦思甜模式，讲讲我们从小学三年级开始，十几个人睡大通铺土炕，一起拼成菜宴，啃干馍馍的求学时光，最后总要补充一句，那是“钱财如粪土，仁义值千金”的青葱岁月。

其实，自己也知道，孩子听不懂，有些事只有自己经历过才能明白，就如我爷爷给我讲高粱米饭吃了后，肠胃会如何不适一样。迄今为止，我也没见过高粱米饭，相反在我的童年记忆里，高粱饴就是最好吃的糖果，我就想高粱做的米饭怎么会不好吃呢？等有了百度以后才知道，高粱是酿造工业的重要原料，特别适合酿高粱酒，有些许药用价值，自古主要用途是做饲

料。想来爷爷吃高粱米饭的日子肯定是缺衣少食的，也是缺“粪土”的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自己也成家立业了，也做了“大家主”。偶有入不敷出，捉襟见肘，总会记起青葱岁月。记得每次开学的时候，我们会眼巴巴瞅着母亲，看着她慢慢打开红色的米柜，小心翼翼地拿出藏在米里面的老蓝布钱袋，从那层层叠叠的蓝布袋里，拿出准备好的齐整的大小纸币，仔仔细细给我们分发，完了又认真真收好，放进米柜里，用米依旧盖住老蓝布钱袋。当时我就觉得母亲抠抠搜搜，贪财小气，让人百思不得其解，就会联想到严监生、高老头之类的书中角色。总之青葱岁月里，就觉得“钱财如粪土”，钱财“于我如浮云”。

母亲常教育我们说：“紧紧手，年年有”。这些年作为身不由己、抠抠

搜搜的“大家主”，精打细算也就更多了。有时我的孩子也会调侃我贪财，我就不由自主想到我的母亲给她的四个孩子分钱的事，还有和她的老蓝布钱袋。再也不敢用“千金散尽还复来”陶冶性情了，并且会复盘、反思，缺“粪土”，缺了就得补。也会展望未来，是不是“粪土”达到厚积薄“花”的程度，就能再次过上“钱财如粪土，仁义值千金”的日子。总之用了加法、乘法、除法，反反复复地计算，得出了和母亲一样的经验：“粪土”需要勤劳之手，也需要节俭之心。

古人云：“仓廩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”。日子还得柴米油盐、鸡零狗碎地过。每天照常踏踏实实地上班，抠抠搜搜地计算，再抠抠搜搜地买一堆实用的过时的打折零碎，也很知足。

原来“粪土”在哪儿，日子就在哪儿。